

贾平凹文集

一高兴二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……

那天，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，而且，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的过程，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，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贾平凹文集. 第20卷/贾平凹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
2008

ISBN 978 - 7 - 224 - 08515 - 0

I. 贾… II. 贾… III. ①贾文凹—文集 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8110 号

贾平凹文集——高兴

作 者 贾平凹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mm 1/16 开 20.2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305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3135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08515 - 0

定 价 34.80 元

《贾平凹文集》编委会

主 编：惠西平 王新民

编 委：（以下均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木 南 王新民 王永生 孙见喜 李 星 刘凤禄

全玉玲 宋亚萍 吴秉辉 张孔明 陈长吟 曹 刚

费秉勋 畅广元 惠西平 韩鲁华 鲁 风

总 策 划：刘凤禄 全玉玲 李锦轩

发行总监：王长海 李 村

出版总监：李志清 钟 军

责任编辑：张孔明

目 录

高兴 (1)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……

后记一——我和高兴 (295)

那天，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，而且，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的过程，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，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……

后记二——六棵树 (312)

回了一趟老家，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。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，大约有四十多种树。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，一条一级公路穿过，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……

高 兴

—

名字？

刘高兴。

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？

我改名了，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

还高兴……刘哈娃！

同志，你得叫我刘高兴。

刘高兴！

在。

你知道为啥铐你？

是因这死鬼吗？

交代你的事！

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。

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？

他得回家呀。

家在哪儿？

商州的清风镇。

我问你！

就这儿。

哎？

西安么。



西安?!

我应该在西安。

你老实点!

老实着呀。

那怎么是应该?

真的是应该，同志，因为……

这是2000年10月13日，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，警察给我做笔录。天上一直在刮风，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、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，到处是红的黄的，颜色鲜亮。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。白公鸡有两斤半，最多两斤半，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，我就生气了。胡说，啥货我掂不来！我说：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，这婆娘还只顾嚷嚷：复秤复秤，可以复秤呀！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。

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，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。这是啥，警棍在戳。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，全灰了。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，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，警察说：猪肉？用被褥裹猪肉?!警棍还在戳，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，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。这犟种，暴露了真相，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，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。

能不能铐左手？我给警察笑，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。这回是警棍戳着了 my 裆，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，他说：严肃点！我严肃了。

我的眼睛发黏，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，看东西都有些模糊。但我没有惊慌失措。要稳住。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，不停地甩，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。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，没有踩着。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，一定是未婚，没骗过的羊冲得很！

咋嘛，有人在拍照了。

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，装嫩呀，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！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，等拢了拢头发，把衣领扯平，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，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，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，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，五富的脚没有裹严，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。把他的，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！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，要照出耳朵，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，可我的鼻子高，嘴角有棱，她偏不侧着照，这×女子！

那不是我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
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，我被释放了，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，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，指着我说：瞧，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！他们叫着刘哈娃，我不理睬。再叫：商州炒面客！我们商州地区苦焦，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。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，我当然更是不理睬。我是要想想问题了，于是我想：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，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，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，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、熟鸭蛋、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？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，手便撑在了后腰上，就再想：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于外形吧，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，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，是刘哈娃，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，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。是西安人！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，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，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，挺直了脖子，大方地踱步子，一步一个声响。那声响在示威：我不是刘哈娃，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，我是西安的刘高兴，刘——高——兴！

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，她说：刘高兴，你不像个农民。我当时说：是吗，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？孟夷纯说，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，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，是企业家，是教授，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。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，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，起码和五富不一样。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，但我的确贵气哩。

我可以举例说明呀：一、我精于心算。在我小小的时候，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，你一报数字，三位数四位数都行，我就能得出答案。我当然有



一套算法，但我不告诉人。二、我曾经饿着肚子，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。三、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，可从来都是干净的。我没有熨斗，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，能熨出棱儿来。四、我会吹箫，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，吹箫的就我一人。五、我有了苦不对人说，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，一笑了之。六、我反感怨恨诅咒，天你恨吗，你父母也恨吗，何必呀！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，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，查就查吧，只查出我有痔疮，还嫌我身体发福，说了句：形散神不散。这让我生气，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，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。七、我生就的嘴角上翘，所以我快乐。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，我吹了三天三夜箫，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，我去卖血，卖了三次血，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。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，那女的却嫁了别人。嫁别人就嫁别人吧，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，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，我说：你那个大脚骨，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！

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。

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！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，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，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，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。当我后来到了西安，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，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，松下有块白石头。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，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，我却不行？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，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？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，我竟然一直光棍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！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！

二

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。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，清风镇的一节，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。

那么，还是说五富吧。什么都搁下，都算了，五富最丑，也最俗，我却是搁不下，不算了。在火车站的广场，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，我反复说过，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，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，不是他曾经欠了我，就是我曾经欠了他。

他大我五岁。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，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。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，这是在侮辱我。我看得上她吗？那么大的奶，屁股又像个筛箩。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，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，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，能生孩子。好么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！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，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，又都能吃能喝，五富就苦了，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。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，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，耕地面积日益减少，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，但五富笨，没人愿意带他，我就把他承携了。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，拱墓，打胡基，垒灶台，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，回来了又得出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。而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回来，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，我却光×打得炕沿响，这不公平。五富说那咋办？我说起码今晚上你也不能回去。五富就真的不回去，在我家陪我喝酒。

对于我卖肾的事，清风镇人都不知道，但五富清楚。这事你要烂在肚里，听见了吗，五富！五富给我表忠心，他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是红小兵，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，我也给你别。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，血流了一片，我虽然把别针夺了，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。

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，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，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，韩大宝就是一块馊子，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，许多人都去投奔他。我鼓动五富：咱也去吧。五富说：在咱县上打工，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，倒不觉得别扭，如果到西安，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，这心就怯了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，西安人三头六臂啦，是老虎吃人啦，没出息！我一气不理五富了，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抽烟，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，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了，它还在啃，啃



了半天了。我一脚把狗踢开，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。五富疑惑地看我，说咱真不能去，去了能不能回来？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。他吃惊地叫起来：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！我说：两间房算啥呀，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，那两间房是棺材呀？！我这么说着，也就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或者说，肾在西安呼唤我，我必须去西安！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，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。我真是火了，我说：我还有这一双鞋，要不要？脱下鞋扇他的头。

你扇他，他还给你笑，这就是五富。起来，给我要碗面汤去！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，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，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，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。我说：拿别人吃过饭的碗！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，五富他想不到这点，这个猪脑子！

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被人救过命，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，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，死的应该谁？五富回答不上来，问：是谁？我说：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。他说：为啥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不愿意给他解释，用箫敲他的脑门：给我捏捏脖子！他立即替我捏脖子，五富会捏脖子，捏得不轻不重，又在穴位上。

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，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，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。

五富，你得走，跟我走。

三

2000年3月10日，记着这一天，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。

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，他的嘴张着，肌肉僵硬，天还有点凉，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，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。而且手黝黑，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？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，前脚总是磕碰着我的脚后跟，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，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。没事的，五富，你到我前边走，我说咋走你咋走。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，路上架路，曲里拐弯，在人和车搅和得

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里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，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西。我得轻松一下，我说：五富，我问你，一头牛……我话没说完，五富说：牛？哪儿有牛？！我恨他，我说：一头牛，牛头朝东，尾巴朝哪儿？五富说：朝西。我说：错！朝下。五富想了想，是朝下，说：哈娃你能！我当然能。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，怎么舒服怎么甩，不要脚抬得过高，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，还有，把牙缝里的馍屑剔净！但是，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，而且紧天火炮的，脸憋成紫黑。找到了厕所，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，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。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，以免被别人发现了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，他说：城里贼多，抬蹄割掌哩！

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，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。进村口的时候，有孝子在路边烧纸，天空里可能有鬼，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，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。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，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，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，却家家把卖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。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，甚至还有六层，墙里都没有钢筋，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，巷道就狭窄幽深。五富说：这楼坍得下来？我往上望，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，天就成了筛子。我说：危险。五富说：坍下来就好了，都是农民，他们就能盖这么多房出租？！我踢他一脚，让他快把那臭嘴闭上。

终于在一栋楼里找着韩大宝了，韩大宝确实不是以前的韩大宝，他留个寸头，穿着皮鞋。对于我们的到来他非常吃惊，但也很热情，问喝酒不，从床下提出了一捆葡萄酒，却怎么也打不开软木塞，就骂：真讨厌，送人酒不送个起子？！我知道他在显摆；我只是笑。喝茶呀，喝茶，他又招呼我们喝茶，就不停地打手机，似乎不是有人请他去吃饭，就是有人求他安置个什么活儿。说：哈，我这儿成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啦！我说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么。我当然是恭维他，他却说：皇帝养一国人哩，我这算啥？我真想吐一口唾沫，但我又把唾沫咽了。

韩大宝询问我们将要在西安干啥？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，你干啥我们在你手下混个嘴。五富就插了话：你吃肉，我们喝汤！韩大宝就让我



们去拾破烂。

拾破烂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来西安就是来拾破烂？！

韩大宝说：我就是拾破烂的。

得了吧，韩大宝，哄谁去！拾破烂能拾出你这副模样？

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。

韩大宝告诉我们，西安水深得很，深得如海，你一来就晕了。五富说真是晕了。韩大宝说，谁都想来赚钱呀，能赚的满地的纸片子都是人民币，赚不来的你把纸片子叫爷它还是纸片子。五富说这我懂。韩大宝说，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哩，一没技术，二没资金，你卖×呀？！五富说你咋说这话？我就训五富，嫌他的话多。韩大宝哈哈地笑，拍我的肩膀：你来找我是找对了，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，这门路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。五富耷拉的眼睛又睁大了，韩大宝不让他说话，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，椅面是皮子做的，一坐一个软坑，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，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。

可以说，现在的我是长知识了，原来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。这个阶层人员复杂，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，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接合部，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，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。

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，五等人可怜，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，沿街翻垃圾桶，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。他们是孤魂野鬼，饿是肯定饿的，饿不死就不错了。第四等么，那就入道了，这需要介绍和安置，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。遇见什么收买什么，一天能赚十五元，运气好赚到二十元。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，蝗虫不能吃过界。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，不辛苦跑街了。如果你眼活嘴乖，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，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，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甚或还不要钱。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，但收入往往固定，还能意外收买到好东西，比如旧的电视机、收音机、沙发、床架，还有半旧的衣服。第二等就要大了，负责一个大区域，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，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。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，城中村租住人口多，做

各种生意的都有，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，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。韩大宝就混到了这个份上，但韩大宝还在奋斗着，他也有希望当上第一等人。第一等么，西安城里总共四人，城北是一个姓王的，城西是一个姓陆的，城南的姓刘，城东的姓李，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，名字却是一样：大拿。大拿们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，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，态度十分和蔼可亲，可一旦谁不服从，未能交纳费用，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。当然，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，出了什么问题，如公安来检查，街上泼皮们来敲诈，只要层层报告上去，他们会给你摆平。

啊哈，我对韩大宝是佩服了，他银盆大脸呀，一颗一颗麻子都放着光彩。在韩大宝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说：瞧着了吧，五富，人家虎背熊腰，脚步都那么沉！五富说：这麻子，清风镇的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……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，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。我让五富给韩大宝买一包纸烟去，五富迟疑了半天问买啥纸烟？我说：好猫牌。五富说：恁贵？我说：要贵！

这包纸烟放在了韩大宝面前，韩大宝没有表示不屑也没有丝毫惊喜，他换上了另一双皮鞋，用床单角蹭了蹭，领着我们在村东头的巷里租下房子。这是一条最窄狭也最僻背的巷子，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，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，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，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，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。条件差是差，便宜呀，好的是楼前有一棵槐树，树冠极大，阴了楼的场院，也将我们简易屋全遮住了。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，也仅仅只剩下两辆，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，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。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，他的力气比我大。再是，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，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，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。最后，韩大宝带我们进城了，一路叮哼着看路边的标志性建筑，尤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家什么店铺，挂什么牌子，叮哼得乏了，就到了兴隆街。

兴隆街的名字很吉祥。



四

兴隆街有人在栽树，挖了一个方坑，坑边放着一棵碗口粗的树，枝叶都被锯了，只留着手臂一样的股干，我的心噎地跳了一下。以前我做过坐在城外弯脖松下一块白石头上的梦，醒来就想，我会也是一棵树长在城里的。我就是这棵树吗？

我说：五富，你瞧那是啥树？

五富说：紫槐。

我说：好。

五富说：好？

我说：以后你得护着这树。五富莫名其妙，憨相又出来了，张着嘴。

我说：嘴！

他把嘴闭上了。兴隆街在西安的东南角，归于我和五富的是十道长巷。巧的是就在我们来西安的前二天，这一带拾破烂的那个老头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。这是韩大宝告诉我的，我说我的命硬，活该那老头要给我们腾地盘。我买了一瓶酒洒在马路上，奠祭着可怜的亡灵，祈求他不要怨恨我和五富。五富不明白我为啥把酒洒在路上，说怪可惜的，我不能说，怕他从此心里有了阴影，因为他过马路总是犹豫不决，而一旦车辆全没了，又跑得像狼在撵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他天生没有城里人的气质，比如北瓜在清风镇叫北瓜，可西安人都叫北瓜是南瓜，韩大宝在池头村时就给他讲过了，到了兴隆街见到了南瓜他还是说：瞧，城里的北瓜多大！

韩大宝把我们带到了兴隆街后他就走了，至于怎么个拾破烂，韩大宝没有教我们，五富倒嚷嚷着肚子饿了。五富的肚子里似乎有个掏食虫，他总是害饥！到拐弯处一间山西人开的削面馆里，我要了四碗面，五富说要五碗，我也就强调：都来肉臊子！五富蹴在凳子上，他的那双鞋前边破了洞，鞋面肮脏不堪，三只苍蝇就落在上面洗脸。我说：五富！示意他坐下来。五富没理会，喊叫着辣子罐里怎么没辣子了：老板，油泼辣子！嘴唇梆梆地咂着响。我又说：五富，五富！意思要他声低些，五富又喊叫蒜

呢，没蒜了，来一疙瘩蒜呀！我放下碗，不吃了，气得瞪他，他只顾往嘴里扒拉，舌头都搅不过了还喊叫来两碗面汤！饭馆里人都侧目而视，我悄声说：你一辈子没吃过饭呀？！他抬头来却关心地给我说：吃呀，哈娃，饭看着哩！

店老板并没有把面汤端上来。五富就只有喝桌上的招待茶，喝一大口，咕嘟咕嘟在嘴里倒腾着响，不停地响，似乎在漱口，要把牙齿间的饭渣全漱净的。老板以为五富把漱口水往地上吐呀，吆喝着服务生把痰盂拿来，五富却脸上的肌肉一收缩，嗝儿，把茶水咽了。

出了饭馆，我那个笑啊！

五富问：你咋啦？

我说：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在什么地方吃饭都不要蹴在凳子上，不要咂嘴，不要声那么高地说香，不要把茶水在口里涮，涮了就不要咽！

我严肃地教训着五富，五富一下子蔫了，他说：我刚才丢人啦？

当然是丢人啦。经我教训后五富又一下子不知所措，他说这么多的规矩呀，那咋自在？他说：我想菊娥了。

菊娥是他老婆，他坐在路边的石墩上，脸能刮下霜来。

我怎么就带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呢？我想说你才来就想回呀，你回吧，可他连西安城都寻不着出去的路呢，我可怜了他，而且，没有我，还会有第二个肯承携他的人吗？我把他从石墩上提起来，五富，你看着我！

看着我，看着我！

五富的眼睛灰浊呆滞，像死鱼眼，不到十秒钟，目光就斜了。

看着我，看着！

我说：你敢看着我，你就能面对西安城了！别苦个脸，你的脸苦着实在难看！我要给我起名了，你知道我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字吗？

重起名字？五富的眼睛睁大了：起啥名字？

高兴。

高兴？

是叫高兴，刘高兴！以后不准再叫刘哈娃，叫刘哈娃我不回答，我的名字叫刘高兴！



我觉得我的名字起得好。我怎么就起了这么好的名字啊！我因此建议五富也起个新名，五富却说名字么还不就是个名字，叫个猪娃就是猪啦，我叫五富富了什么？！我告诉五富，你的名字听起来是无富，所以你才没富起来，名字是非常重要的，刚才到兴隆街我觉得街名吉祥才突然想到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多好的名字，自然它们都是些强国，柬埔寨，尼泊尔，缅甸，不是寨子就是泥呀草甸的，那能强大吗？还有，大东西名字都大，小东西名字都小，蚊子叫小咬，虎才叫老虎。五富说：鼠大吗，咋也叫老鼠？哈，亏他能说出这种话！我说：五富你活泛了么，就凭这句话你在西安能站住脚的！我就继续给五富讲写名字犹如写符，念名字犹如念咒，我在清风镇叫刘哈娃，能不是个农民吗，能娶上老婆吗，能快活吗？我早就想改名字了，清风镇人不认同，现在到了西安，另一片子天地了，我要高兴，我就是刘高兴，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，你懂不？

五富不懂，也不愿改名，他还要叫五富。

五

自从改了名，高兴的事也真的很多。开头的几天，我们每天拾破烂能收入十五元，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，我竟然还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。这让池头村那条巷道的同行都不肯相信，五富说：谁哄你是猪！更让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常常心想事成，比如我们得自己做饭，正要去买个锅的，偏巧拾破烂时就收到了一个铁锅，虽然锅耳坏了一个，但不漏，做出饭正好够我和五富吃。还有，五富嘟囔烧饭用煤太费了，我就能想到了盘土灶烧柴火，西安人没有烧柴火的，而拾柴火那太容易了，只要每天从兴隆街回来，随便在池头村转转，便可拾到许多木条子和干树枝。五富的鞋太破太脏了，我说几时给你收一双半新不旧的，第二天果然就收到了，还是胶底的。

日子安顿得十分顺当，五富就喜欢从兴隆街回来后忙活做饭，他能一次蒸几十个馍，放在木橛上吊着的篮子里，能熬包谷糝，熬得不稀不稠，用筷子一蘸吊线儿，然后买一颗萝卜，用盐腌萝卜丝儿。他知道我最爱吃